

點將錄

一

——叮，叮叮叮叮……

「門是沒有下鍵的，用力拉一下吧！」

——叮叮叮叮……叮叮叮叮……

「怎麼？不要老是拉門鈴了，用拉門鈴的手，拉一拉門得啦！」

站在二樓欄邊的老婆子，雙手扶住鐵欄杆，用她盡可能伸長的頸項，以及蹬得起的足尖，傾出上身去探望，她期望望來客是什麼樣人，可是，視線給屏欄角阻住。於是，她更加焦躁地用高亢的聲音喊着。

「門開啦！真是覓得到吃都會給狗咬死！嘖嘖……」微皺的唇皮亂動起來，「黃處長的門是容易開的，跟他爲人一樣隨便，易商量，——噲，這大概是個忠厚老實人，挑菜也不偷吃的吧！」

那位老婆子，剛才一股愠怒的面容，忽然給原諒心鎮壓定了些，接着闖進她耳朵來的，又是一串鈴聲。她的眼光從鬆垂的眼鏡上框溜出，向廳子裏似探望又似搜尋的橫掃了一陣，然後又自言自語喃喃地說：

「剛才那隨堂女出去，我把門虛掩了的，難道是鬼現形，和我下了鍵？——那真是奇了。」
「請開門呀！二樓的！」在門外的柳慧和沈有忠再等了好一會，瞧瞧門牌又對對手札中的地址，

沈有忠以爲是沒有聽見，更高聲地叫喊了。

那老婆子到那時開始邁開步子走向樓梯，走不到兩步幾乎栽倒在地下，「阿彌陀佛」她低下頭一看，才知道那鞋絆耳給另一足踏住，不能跨開應有的寬度的結果，並不是有什麼鬼現形，鬼拖脚。她個個身子，把絆帶塞進腳掌心底。

「你故害我跌傷了老骨頭，是有罪的，我年老了，受不得病痛，說到病痛，我一生受罪受夠了。」樓梯給她遲緩的脚步壓得吱唧地像在竊笑。

門外的沈有忠聽到有人來了，對柳慧道着歉意，「對不起，對不住」的說了好幾句，因爲這次拜訪他中學時的校長黃仕超先生，完全是他的意思，柳慧和他是好友，是順應友情而偕行，雖然柳慧的內心裡亦希望見一見黃處長，以備將來有需要求助他時，不會全然是唐突和冒昧。

「總是『對不住！對不住』的，真是樹上鳥兒也騙將下來了。」

她咕噥着：內心是要再開了的門不很願意，再者給逼切的叫喚所催促而順從，也非她所樂爲；更因爲她的愛女跟女婿赴任，她不能隨行，暫寓黃處長的住所，替她守門看家，像做女工的職務，實際也感到莫名的委屈。

當她把手擰到門栓時，她反悔了，適才的嫌怨，像火一樣自焚她的心腸。於是，贖罪似的對着門神懺悔。

「神奈呀！鬱壘呀！我是無意的呀！——我老糊塗了，老糊塗了，一個人相信那自以爲很清楚的記憶，往往是靠不住的啊。」

「對不住……」沈有忠對老婆子說着。

「真對不住！我怪錯了你們了。——唉，我也不知爲什麼，年紀越老，火氣也就越不好，記憶力便更壞；所以，我想，我來生也是沒有好日子過的。」

她一定要讓柳慧和沈有忠在前，沈有忠又老是不肯。

「門扇角裡行什麼禮哇！」老婆子推讓地責怪着。

「況且——」她不再說下去，用手指着門示意。

不一會她追上來說：「你們是來找黃處長嗎？呃，這不早不晏的時間，辦公事的人，那裡還有獸在家裡？……是的，你們以爲他是處長，一個主管官，很有點身份，不像那些小職員，要按時進退？不過，主管有主管的難處，當一個大家，拉矢不出都要問他，這個時候太陽已掛在半天高了，那裡還會好端端的在家裡？」

沈有忠把他和黃處長是同鄉又是師生關係自我介紹出來，並且將前幾天拜會時，黃處長留下地址，約他今天上午在家中面談的經過，和盤托出，希望這位老太婆，准他們在客廳裡多逗留一個時候，而且得到種種的利便。

「呵，呵！他約過了你？這也不過是他隨口這樣說的吧！告訴你，」她朝向柳慧的那方，「黃處長，昨天晚上就沒有回來。」

「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柳慧把掛在腕上的外衣，在衣領那邊找出掛耳，進了客廳，便向衣架那邊走去，一壁走一壁問的。